

謠讖三問

呂 肖 奐

(四川大學中國 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省 成都市 610064)

提要:謠讖與其他讖術一樣,是古代衆多術數中的一種,這些術數是否屬於民間信仰?“謠”與“讖”都屬於民間文化,而“謠讖”結合起來却主要是上層統治者尤其是帝王將相信奉並利用的術數,那麼謠讖是民間文化還是官方文化?謠讖是漢族特色十分濃厚的一種讖術文化,而其他入主中原的民族却能十分迅速地接受和利用這種讖術文化,這是為什麼?這些問題值得探討。

關鍵詞:謠讖 讖術 民間信仰 民族文化

中國古代謠讖十分盛行,史書及其他典籍中記錄保存了大量的謠讖,但是目前對謠讖的認識却比較模糊,一些基本問題還需要探討,下面就幾個問題稍加討論。

“謠讖”是古代讖術文化的一部分。一般認為讖術是古代巫師、方士等預卜未來的法術^{〔1〕},的確不少讖術都是如此,但是謠讖却有些特別:大多謠讖所涉及的“謠”都是比較天然的民謠或童謠,並非巫師、方士等人使用法術而有意製造,“謠讖”主要是“好事者”將民謠(包括童謠)引入特定的政治歷史環境所作的引申闡釋。“謠讖”之所以也屬於讖術文化,是因為讖術文化最基本的核心是預卜與應驗,而“謠讖”就是認定民謠(包括童謠)具有這種預卜和應驗的基本特性。

“謠讖”以及讖術和其他術數,是否屬於民間信仰?

現代人對信仰的一般定義是:“對某種主張、主義、宗教或某人極度相信和尊敬,拿來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或榜樣。”^{〔2〕}無論是官方信仰還是民間信仰,信仰至少要有對象:或是鬼、神、人等形象實體,或是主張、主義等理論體系,但是謠讖的“信仰”對象却是民謠——一種極為短小簡略的民間文學形式。這是對民間文學的“極度相信和尊敬”?還是對語言文字魔力的畏懼?或者是對術數的迷信?這種“信仰”可否真正算作信仰?

民謠(包括童謠)之所以被賦予預卜和應驗的特性,是因為古人普遍認為民謠尤其是童謠淳樸無華,是自然產生的,是人類無機心的天然流露,也可以說是上天的代言,是天

〔1〕《漢語大詞典》(縮印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6703頁

〔2〕同上,600頁

意，所以對“謠”的“極度相信和尊敬”，歸根結底還是對上天的敬畏，還是對天人感應（或合一）理論（或主義）的信仰。從這個意義上講，“謠讖”可以算作是一種信仰。但這種信仰似乎又並非民間信仰，因為信仰“謠讖”的不少是官方人士尤其是帝王將相（詳見下文第二節）。

“謠讖”之“謠”曾被古人附會為熒惑星精下凡到人間所作的預言，例如《史記》卷二七《天官書》云：“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唐張守節《正義》引《天官占》云：“其（熒惑）精為風伯，惑童兒歌謠嬉戲也。”《天官占》屬於讖緯術數學說中的天文占，它從天人感應出發，認為是上天通過熒惑星精“惑”兒童，使其“歌謠嬉戲”，因此纔產生了具有預言作用的童謠。《晉書》卷十二《天文志》以及《隋書》卷二十《天文志》更發展了這個觀點：“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為人。歲星降為貴臣；熒惑降為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為老人婦女；太白降為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為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五星之精都可以降地為人，熒惑星精在這裏也不只是“惑”兒童“歌謠嬉戲”的“風伯”，而是親自下凡現身為兒童，直接說唱“歌謠”。這種說法是童謠被當作謠讖的重要理論根據，闡釋“謠讖”的人基本相信這個“主張”^{〔3〕}。如果熒惑星精被當作信奉謠讖者的終極信仰對象，那麼“謠讖”就是比較純粹的形象實體信仰了，但事實上，相信“謠讖”的人們却並沒有因此而信仰熒惑星精，因此對“謠讖”的信仰也只是理論體系信仰的一個附屬信仰。

古代的“讖”包括圖讖、物讖、語讖、詩讖、謠讖等各種雜讖，其中謠讖、語讖、詩讖都與語言文字有密切關係，而且“讖”字從“言”，也可說明語言文字讖是“讖”中比圖讖、物讖更為重要的“讖”。古代讖術雖然盛行，謠讖眾多，還有讖書出現（如《河圖》《洛書》《論語讖》以及後代的《推背圖》《燒餅歌》等），但是讖術却似乎從來沒有被人們獨立分立出來而自成體系，它總是與“緯”以及其他術數結合在一起，也沒有專門的讖師（包括預言大師），讖師大多由陰陽五行家或精通陰陽五行的儒生、方士、術數家、道士、和尚尼姑等人兼任。這大概因為讖術雖是古代術數文化中的一種，但與其他術數如占星術、占卜術、相面術等相比，却顯得沒有足夠的術數根據，沒有類似星相、卦象、面相的象數類特徵可以據以為證，尤其是“謠讖”僅以民謠字面以及諧音拆字之類的語言遊戲規則作為術數根據，顯示出太多的隨意性或遊戲性。

術數因大多有自成體系的主張而被不少人“極度相信”，大體上可以說屬於民間信仰，但是其術數又過多沉溺於方術象數等技藝本身，所以又無法算作嚴格的信仰，而作為一種不十分嚴謹的術數——讖術，就更難進入嚴格信仰的範疇。術數（包括讖術）是術數家通過仔細觀察自然社會現象，用種種方術推算預測人的氣數命運的方式。在推算預測過程中由於融合了多種社會文化等因素，因此形成的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人們通常將其與巫術結合起來，稱作巫卜文化，而巫卜文化因為有許多原始神秘因素，又被歸入原始宗教一類，原始宗教自然是信仰，是與現代信仰不同的原始信仰。

〔3〕 根據這個主張，謠讖似乎可以算作占星術或天文占的一個分支。

二

“謠讖”主要是“好事者”(包括術數家)以民謠為讖語,揭示或闡釋其所預示的國家軍政大事的。民謠是民間流行的民衆文學,讖術也是民間流行的文化形式,而“謠讖”却是上層統治者尤其是帝王將相信奉和利用的術數。那麼謠讖是民間文化還是官方文化?

二十五史中的“謠讖”,幾乎沒有一條是預示和驗證平民百姓生活內容的,衆多的“謠讖”都與帝王將相或國家大事相關,把先秦到清代的“謠讖”按著時間順序以及所涉及的歷史事件串講,差不多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部中國古代政治史,這裏列舉北朝時期的幾則“謠讖”以說明民謠與國家大事之間的緊密聯繫:北魏的讖謠記錄了北魏末年的幾件大事。首先是蕭寶夤關中謀反:蕭寶夤是南齊明帝蕭鸞之子,在梁代齊之際逃到北魏,北魏孝昌三年(527),蕭寶夤企圖割據關中,在長安稱齊帝,建元隆緒,並殺害關右大使酈道元,所謂“鸞生十子九子殞,一子不殞關中亂。”^[4]次年,蕭寶夤兵敗後投奔万俟醜奴,北魏永安三年(530)被魏將爾朱天光擒殺。爾朱氏在北魏末年專擅朝政,權傾一時,北魏孝武帝永熙二年(533),高歡盡滅爾朱氏,“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頭去項,脚跟齊,驅上樹不須梯”,記錄了爾朱氏悲慘的結局^[5]。爾朱氏的部將賀拔勝投降高歡,但是賀拔氏不久又與孝武帝共謀對付高歡,永熙三年,高歡入洛陽,賀拔勝兵敗降梁,孝武帝逃往關中,依附宇文泰,不久又被宇文泰毒害,高歡立清河王之子元善見為靜孝帝,並遷都於鄴,從此北魏分裂為東、西魏,所謂“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6]、“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7],幾首讖謠見證了北魏末年的歷史。東魏和北齊的讖謠與北魏一脈相承,是北魏歷史的延續。“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與父母,好看新婦子”^[8],被“好事者”當作是北齊高氏廢除並殺害東魏靜孝帝而自立的讖謠,高氏代魏之後,將靜孝帝的皇后下嫁給楊愔,但不久又將其與楊氏一族全部殺害,“白羊頭尾禿,殺癭頭生角”、“羊羊吃野草,不吃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三首民謠^[9]則被“好事者”當作這件事的讖示。高氏最終取代元氏政權建立北齊,這首“一束藁,兩頭然,河邊殺癭飛上天”^[10]的讖謠起了很大作用,高洋因為名應此讖謠而決心殺掉孝靜帝。在高洋建立北齊之前,東魏政權始終被高氏掌握,所以東魏的讖謠大都與高氏有關,如武定(543—550)中的讖謠“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然燈燈滅”^[11],“讖者”就認為讖示著武定五年高歡(追謚神武)之死以及武定七年高澄(高歡世子,追謚文襄)被殺。中國古代所有歷史時期都有這樣的謠讖。

通俗短小的民謠如此緊密地與重大嚴肅的國家大事結合,產生一種令人惶惑驚奇的效

[4] 唐李延壽《北史》卷二十九《蕭寶夤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065頁。

[5] 北齊魏收《魏書》卷七五《爾朱彥伯傳》,第1665—1666頁。

[6]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一《帝紀第一神武上》,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9頁。

[7] 唐李延壽《北史》卷五《魏本紀孝武帝本紀》,第174頁。

[8]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二《帝紀第二神武下》,第18頁。

[9] 同上,卷三十四《楊愔傳》,第459頁。

[10] 唐李延壽《北史》卷七《齊本紀中文宣帝(高洋)本紀》,第258頁。

[11]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三《帝紀第三文襄》,第37頁。

果，這種小與大、輕鬆與嚴重、民間與官方諸種因素奇特融合的文化，使人無法判定它屬於民間文化還是官方文化。術數家、陰陽五行家以及歷史學家等“好事者”充當了民間文化與官方文化的媒介，天人感應的思想將天然的民謠與人間的大事聯繫到一起，成爲一種特別的文化。

三

二十五史中以及歷代筆記中記載了大量“謠讖”，不僅有漢民族統治時期和地區的，還有許多少數民族統治時期和地區的。譬如東晉時期謠讖十分盛行，而與東晉對峙的十六國中，至少巴賈（又稱巴氏）建立的成漢、羯族建立的後趙、臨渭氏建立的前秦、鮮卑族建立的後燕，這四個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都現存了不少“謠讖”，其中前秦“謠讖”還爲數不少。又如南北朝時期，南朝宋齊梁陳漢族建立的各朝均有“謠讖”自不待言，而北朝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東魏、西魏、以及鮮卑化了的漢族高歡建立的北齊也都有“謠讖”存在，與兩宋同時並存的遼、西夏、金，也是契丹、黨項、女真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也與兩宋一樣流行“謠讖”，更不用說統一了全國的蒙古、滿族建立的元朝、清朝了。

少數民族統治時期和地區不僅存在不少“謠讖”，而且這些“謠讖”在當時的政治軍事生活中還起了很大作用。趙（李）德明（1003—1015 在位）是西夏王朝的重要奠基人，他聽到“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12〕}這個謠讖後，竟然“下堂”而到賀蘭山躲避而禳災，可見他對“謠讖”（包括其中涉及的星相），像漢族的皇帝一樣畏懼和信奉。又如在北齊和北周之間的戰爭中，“謠讖”曾成爲一次離間計的一個重要手段，起到特殊的作用：北齊左丞相斛律光英勇善戰，對北周構成威脅，北周將軍韋叔裕（字孝寬）利用北齊統治者內部不和，聽取其參軍曲岩（術數家）計策，製造“謠讖”：“百升飛上天，明月（光字明月）照長安”和“高山不推自崩，榭樹不扶自豎。”並派遣間諜在北齊首都鄴都有意泄漏，斛律光的政敵尚書右僕射祖珽爲了個人利益，不但不阻止，反而推波助瀾，續編“謠讖”：“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並令小兒歌唱於道路，進而引此“謠讖”向皇帝誣告斛律光謀反，北齊後主於武平三年（572）殺光，並滅其族，北周得知此消息後，大赦天下，舉國歡慶^{〔13〕}。謠讖在這次離間戰中起到了出奇制勝的效果，這是以前謠讖不曾發揮過的作用。

可見，“謠讖”不僅是漢族統治時期和地區的特有一種讖術文化，而且也是不少其他民族也共用的讖術文化。

現存最早的“謠讖”是周宣王時期的“壓弧箕服，實亡周國”^{〔14〕}，這說明“謠讖”在先秦時期就已經產生，當漢代讖緯神學興盛之際，“謠讖”廣爲流傳，成爲漢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少“謠讖”是根據民謠的漢語語音文字特徵（如諧音拆字等）闡釋製作的，因此“謠讖”比其他讖術更具有漢文化特徵。其他民族的“謠讖”無疑受到了漢民族“謠讖”的影響。

其他民族在統治漢族地區期間，接受漢族各種文化同時也接受了漢族的讖術文化，譬如

〔12〕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十一。

〔13〕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十七《斛律金傳附子斛律光》，第 225 頁。

〔14〕 漢司馬遷《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中華書局，1982 年版，第 147—148 頁。

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四個其他民族短暫政權就是如此：“謠識”在西晉統一時期南北地區都很盛行，少數民族佔領北方後，大都承襲或者吸收了一些漢民族文化，但是由於少數民族漢化的程度不同，對待漢族文化的態度也不很相同，接受漢族文化的程度有深有淺，因此影響到“謠識”以及其他漢文化思想、文化形式的發生與發展。考察十六國的四個政權的現存識謠，我們發現幾個政權都與漢族和漢族文化有密切聯繫。成漢建國在成都平原，建國時就利用了秦史胡毋敬、三國蜀漢學者譙周的識語，直接繼承了蜀漢遺風，其滅亡時也有蜀地童謠作為識示；後趙石勒對待漢族和漢族文化的態度不同於前趙劉氏，他當皇帝前，曾經用“自古誠胡人而為名臣者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15]來麻痹佔據幽州的王浚，使一些漢族將領如劉琨對他心存幻想，當皇帝後，又利用漢族士大夫組成“君子營”來維護漢族地區的統治，後趙是最早吸收漢族文化的少數民族政權；而前秦曾經一度統一北方，其統治者主動接受和宣導漢族文化，《晉書·苻堅載記》云：苻氏“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焚之。……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漢族文化全面普及，並日漸興盛，是前秦謠識比較雜多的主要原因。鮮卑慕容氏早期打著擁護晉朝的旗號，使不少不願與後趙合作的漢族士大夫願意投奔其麾下，而前燕比較重視漢族文化，後燕建國較晚，北方地區漢族文化已經基本恢復，因此這幾個政權都有謠識的流行^[16]。這足以證明其他民族的謠識是受到漢民族識術文化的影響。

但是其他民族只是被動地接受了漢族的謠識和識術文化嗎？為什麼其統治上層接受這種識術文化比接受其他漢族文化速度要快得多？他們是如何接受謠識的？在接受“謠識”之前他們有沒有本民族的類似的識術文化？由於筆者對這些民族文化缺少足夠的了解，所以無法斷定。僅就現有的一些材料考察，可以說明其他民族在建立政權前即便沒有“謠識”，也有與“識”相關的識術文化。例如前秦苻氏在建立政權之前，苻氏祖先就十分相信謠識，他們根據“雨若不止，洪水必起”這則“謠識”，為苻健的父親命名苻洪^[17]，這個名字果然為苻氏帶來了洪水般的勢力，苻氏不僅很快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消滅了其他政權，統一北方，而且一度威脅東晉，有統一天下的野心。這則“謠識”是氏族建立政權之前就存在的，雖然其性質不可確定，但可以說明氏族很早就有接受“謠識”和識術文化的事實。苻氏政權一直十分重視識謠，苻堅時長安城中有《古符傳賈錄》^[18]一類識緯書流行，不知這本書記載的是什麼時期的“古符”，是否蘊涵臨渭氏族的識術文化？北齊一位民間術數家引用“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綰靴”^[19]這首帶著民族語言音譯的童謠，以斷定武明婁太后久病難醫，這個夾雜鮮卑語的民謠，是否鮮卑族舊有的“謠識”？又如遼代有“青牛嫗，曾避路”^[20]，這個“謠識”至少在遼太祖在位時期（907—926）或之前就有了，它預示著遼太祖的那

[15] 唐房玄齡《晉書》卷一百四《載記·石勒上》，第2722頁。

[16] 當然，並非所有漢化程度較高的政權謠識以及識緯學都很興盛，譬如後秦，享有十六國文化之興盛“莫過二秦”之譽，就沒有留存謠識，其謠識可能已經散失，或者有其他原因。一些謠識有可能是東晉人的偽造，尤其是那些與東晉政治軍事關係密切的謠識。謠識在少數民族政權流行，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可能還有其他原因有待考察。

[17] 唐房玄齡《晉書》卷一一二《載記·苻洪》，第2867頁。

[18] 同上，卷一一四《載記·苻堅下》，第2928頁。

[19]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三三《徐之才傳》，第445—446頁。

[20] 元脫脫《遼史》卷七十一《后妃傳·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199頁。

位連土地神都要爲之讓路的述律后，來日必當大富大貴，而述律氏果然不僅位極皇后而且在遼太祖死後攝知軍國大事。這個謠讖很有契丹族的民間信仰特點，因爲“青牛嫗”是契丹人的土地女神，與漢人的社神或土地爺不同。

雖然這些事例不足以說明這些民族存有漢化之前本民族的“謠讖”和讖術文化，但我們可以肯定這些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前，就有著人類普遍具有的信“讖”文化心理，有著接受“謠讖”和讖術文化的心理基礎。

從“讖”的本義來看，《說文》云：“讖，驗也。”讖的本意就是應驗，就是所有的事前預示都有事後的應驗。《後漢書·張衡傳》記載張衡的上疏更明確指出讖的意思是：“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與“兆”不同，兆的本意是預示，“讖”的本意也包括預示，但它更注重的是預示後的應驗。相信預示和應驗是各個民族祈望認知世界的普遍心理，這種信“讖”心理是很多術數以及信仰產生且被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礎。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的先知和預言，有本民族自己的巫卜文化，就可以證實這一點。入主中原的各民族在入主之前情況不盡相同，但都信“讖”，都有本民族的巫卜文化是可以肯定的，譬如“在契丹人的社會風俗中，巫卜的地位自然比漢人社會更重要。”“党項社會極重巫卜，西夏語以巫爲厮也，卜師謂之厮𠵽。”“女真人最初信奉薩滿教。‘珊蠻者，女真語巫嫗也’……後得遼之太史如忒、李萌、宋極母三數人，皆明天文，占驗數中”^[21]。信“讖”文化心理以及本民族固有的巫卜文化，是其他民族迅速接受漢民族謠讖以及讖術文化的主要原因。

呂肖奧(1965—)，女，河南省靈寶市人，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專職研究員，文學院教授。

[21] 詳參朱瑞熙等《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六章“巫卜”，255—264頁。